

知识经济丛书

# 知识经济问答



王先庆 王豫霞  
郑如霞 编著

知识经济丛书

# 知识经济问答

王先庆 王豫夏  
郑如霞 编著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经济问答/王先庆, 王豫霞, 郑如霞编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知识经济丛书)

ISBN 7-5360-3039-8

I. 知… II. ①王…②王…③郑… III. 知识经济-问答 IV. F06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666 号

## 知识经济问答

王先庆 王豫霞 郑如霞 编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 插页 192,000 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60-3039-8

F·31 定价: 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简 介

当年我们曾将文盲称为“目不识丁”，而今天的文盲概念将是“目不识 T”（Trend 时尚、TV 电视机、Terminal 电脑终端机）。原来的一些门槛现在变成了十字路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永久的变化。

什么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何不同？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如何？知识经济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变？知识经济时代什么人会被淘汰？什么人会失业？什么人会成为文盲或乞丐？什么企业将面临倒闭和破产？国家、企业和个人将如何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本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回答有关知识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 总序

# 知识价值充分实现之日 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时

邹东涛

环球滚滚，光阴驰骋，历史的脚步飞速向 21 世纪迈进。人类以什么叩响新世纪的钟声，地球的村民们以什么作为献给新世纪的礼品。人类经过千年的探索，百年的竞争，最前沿的丰硕成果——知识经济，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来临。这也就是人类献给 21 世纪最美好的佳珍。

知识经济——对于中国人来说，算是地道的舶来品。从丹尼森经济增长理论的“知识进展”因素论到保罗·罗默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论，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到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从 microsoft 到 internet 都是西方的专利。但知识没有国界，中国人民一旦引入了这个新的东西，就会比它的产生地以百倍的热情宣传它、学习它、运用它、推进它的发展。1998 年，在中国各种学习、研究、传播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新知识词汇是“知识经济”。如新华社电讯稿出现“知识经济”一词，1997 年为 2 次，1998 年膨胀到 230 次，全国众多的新闻媒体就可想而知了（见《科学时报》1999 年 1 月 9 日第 6 版）。在这一年前后的时间里，有关“知识经济”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著作和丛书有数十种，论文则数以千计。现在，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五卷本“知识经济丛书”，又为鲜花盛放的“知识经济”园地增添了新的春色。

编委会的同志约我为本丛书写个序，我高兴地应承了下来，但这并不表明我对“知识经济”问题有多高的研究水平和多深的思考，只表明我对“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广泛宣传和这套丛书的出版打内心欢欣鼓舞。

与国内已有的“知识经济”文献相比，这套五卷本的丛书无疑富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序，我认为没必要简单地把各本书摘要概述一遍再加点赞扬之辞，书的内容让读者去审读、去评判吧。我是想在此就“知识经济”的入门话题——“什么是知识经济”谈谈自己的意见。

现在全国上下正在深入探讨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知识经济创新工程等高层次问题，我在此又谈起“什么是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性话题，容易被人笑责为“本末倒置”了。然而我却认为，任何科学的概念都是常谈常新的不尽话题，许多深邃的思想都深深蕴藏在简单的概念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我在有关“知识经济”的文献中发现了两位同仁提出了同样的话题：

一是发表于《方法》杂志1998年第12期的贾新民的论文《知识经济在中国的传播——正解误读与学者的责任》，该文开张明义写道：“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战略研讨活动，烈烈轰轰地进行了半年之后，不知从何时起，媒体的炒作热点忽然之间转向到‘什么是知识经济’这一应在讨论前早已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上，这种骤变显示的中国知识经济研究程序上的本末倒置，有时确实令人吃惊得瞠目结舌——连概念本身都不甚了了。人们对前一阶段知识经济战略研究的真诚性、严肃性稍有质疑，当然是不无道理的。”

在同期《方法》杂志上还载有葛震的文章《知识经济研究

的多维视角》，该文写道：“什么是知识经济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多数文章试图给以准确的定义。有的认为知识经济是指一种经济形态，有的认为知识经济是指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也有人同时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而不少文章用归纳成若干特征的方法进行描述，但是目前为止普遍认为尚未见到十分令人满意的说法。目前较多引用的定义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给出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以及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样一种定义过于概括以至于显得模糊不清。知识经济的兴起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经济学所研究的范畴，覆盖了社会经济、文化以至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地涉及了社会学、哲学和未来学以至于还有管理科学以及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是类似物理学中粒子的两重性问题，难以只从单一的方面或简单的归纳成若干条特征的方式进行描述，更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是知识在经济知识中如何发挥其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以及如何评价和准确计算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等；社会学家们关心知识经济的兴起将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未来社会的结构等问题；哲学家们正在注视知识的本质含义是什么以及知识的构成和知识产生的过程等问题；管理学家们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把知识用于知识’；自然科学家们特别关心人脑的思维过程等等。不论从哪一个视角我们都将发现知识经济所涉及的概念是崭新的，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避免在知识经济研究中存在着的简单化、概念化和片面化的倾向，特别是要避免套用现成的甚至有的是传统观念上的概念去诠释知识经济概念的倾向。这种倾家荡产必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失误。”这段文字是非常深刻精湛的，但其中说“对于什么

是知识经济……目前为止普遍认为尚未见到十分令人满意的说法”，这句话显然是重了一些。

在我所读“知识经济”文献中，我觉得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教授《何谓知识经济？》一文（载《经济界》1998年第6期），对什么是知识经济的论述是比较客观全面的。董老提出从四个层次对知识经济的内涵加以理解：第一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把知识经济看做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层次，是把知识经济看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第三个层次，是把当代科技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别称；第四个层次，是把信息经济看做是知识经济。董老师认为，从以上四个层次理解知识经济都是可以的，它们彼此互不排斥，互不能替代，从不同的层次理解知识经济有其不同的意义。

董老师的四层次说我是赞同的，但我想在此冒昧补充一个层次，这就是：“知识经济是知识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经济。”我很高兴地看到，丛书的作者在《知识经济论战》中，摘录了董老师的四层次说，并将其它各家学说列在一起作对比研究，无疑地，对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知识经济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相当多的“知识经济”文献都明确指出：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知识经济的关键是人才。这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科技创造者的价值得不到实现，谁愿意去创造科技？如果人才的价值得不到实现，谁愿意去当这种人才？这也正是丛书作者在《知识经济忧思》中所忧之所在吧。

知识具有价值，知识的价值应当实现。这一简单的道理却是知识的成长、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创造和付出了知识，就理所当然地要取得相应的报酬；谁使用了知识，就必须付出费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以下举出知识价值及其



实现的几个例证：

例证 1：美国福特公司有一台大型电机发生故障，公司内部的工程师们会诊三个月也没解决问题。于是请了德国机电专家斯坦因门茨，他经过研究、计算之后，用粉笔在电机上画了一条线说：“打开电机，把画线处的线圈拆减 16 圈。”公司照此办理，电机很快恢复正常运行。福特公司询问需要多少报酬，斯坦因门茨要 10,000 美元，福特公司开始认为太高，划一条线，说一句话就开价 10,000 美元，简直是勒索！斯坦因门茨笑着在付款单上作了一句说明：“画一条线是 1 美元；知道在什么地方画线并要怎么办是 9999 美元。”

例证 2：朝鲜战争前夕，中国会不会出兵参战，这是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朝野十分关注的问题。美国德林软件公司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将会出兵。在美国出兵朝鲜前 18 天，德林公司拟将报告出售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标价 500 万美元。美国有关决策人员认为德林公司的研究报告是乱要价码的无稽之谈。待美军全线溃败之时，共在朝鲜战争中损失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官兵生命。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以 280 万美元买下了德林公司的这项研究成果。

例证 3：当今世界首富，是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从他创建微软公司至今的 20 年间，若以盖茨每天工作 4 小时计算，每分钟就收入 9000 美元；1997 年下半年，他每周资产净增 4 亿美元。盖茨如今总资产近 500 亿美元，这超过世界上许多贫穷落后国家的总财富。如果把盖茨也列入世界国家财富排名榜，可排在新加坡之前居第 47 位。

以上第 3 个案例，正是当前关于知识经济各种文献引用最广泛的案例。然而，绝大多数引用者，主要是从盖茨从事的信息产业可以产生巨大财富的角度，而不是从盖茨掌握知识产权

的角度。

知识价值的实现问题，说到底，就是社会财富是不是向有知识的人手中集中的问题。这应该是知识经济时代区别于其他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这个道理是十分简单明了的。然而，遗憾的是，1998年度我所翻阅的有关知识经济的文献，几乎没有论述这一问题。这究竟是遗漏？还是不值得一提？

诚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知识经济的文献中，一般是不研究知识价值的实现问题。这是因为，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知识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已经正常运行着的制度存量，勿需画蛇添足地去进行研究或者呼吁。问题在于，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探索如何在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然而，正是在我们这个国度，“知识价值的实现问题”迄今还是一个大难题。

知识的价值，说到底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因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的创造者、供给者和人格化代表。一个真正的知识经济社会是知识分子具有地位、其价值能够充分实现的社会，知识经济是永远不会光临知识分子没有地位和缺少价值的社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成长为知识经济，就必须使知识、知识分子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发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应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前台人物。如果要承认知识分子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前台人物，也就应该为知识分子先富起来创造条件。

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是极其不同的。这里可分三种情况：一是知识价值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人有没有知识无所谓，有知识不能使人增加财富和地位，无知识也不能使人减少财富和地位；二是知识价值为负。如中国文革时期，在这个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

不仅不能给人带来财富，反而还往往给人带来厄运和灾难；三是知识价值为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科技教育事业，知识的价值为正了，知识分子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等多方面的原因，知识的价值在许多方面相对贬值。前些年有一些顺口溜，是反映知识价值相对贬值的，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等等。《科技日报》1998年6月13日发表了一个反映在校知识分子工资水平相对下降的资料：

| 时间    | 教授与技工的工资起点比 | 教授与技工的最高工资比 |
|-------|-------------|-------------|
| 1936年 | 28.6倍       | 47.6倍       |
| 1986年 | 6.8倍        | 9.7倍        |
| 1993年 | 2.7倍        | 4.6倍        |

在于祖尧同志研究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暴富群体”中，压根没有知识分子的影子。知识的创造和拥有者往往并不拥有财富，而财富的聚敛者则往往并不创造和拥有知识（见《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于祖尧文《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当然必须肯定，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的价值得到了较好的实现，如具有技术专利并被使用，或者获得重奖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毕竟占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掌握的技术是非专利技术，更有许多知识分子掌握和创造的科学知识并不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这类知识分子总是长期与清贫为伍。当然，我们可以从道德上提倡知识分子要

甘于坐冷板凳，要不怕清贫，但在制度上不能让知识分子长期固守清贫。要使知识分子的价值在整体上得到实现，必须靠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来保证，这必须由国家出面，建立知识价值实现的制度支持系统。

这里还要指出的，知识的价值可否有效地实现，还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剑阁同志在《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一文中精辟地写道：“尊重知识、服从真理，并没有成为普遍的风气，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学家的作用遭到轻视和排斥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的历史上，教条主义固然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危害，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经验主义传统十分深厚的古老国度。轻视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鄙薄理论（特别是经世致用的理论）、排斥知识分子，是一种渗透在骨子里的陋习。这种陋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阻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李剑阁同志虽然讲的是经济学界的事，但对分析知识价值实现也有一般意义。既然在我国存在着轻视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陋习，知识的价值难以实现就是见怪不怪了。

我常常听到一些朋友埋怨说：为企业出谋划策作贡献，而企业老板不付报酬，最多是一顿饭打发了之；为企业作课题研究，作完了三番五次要不到课题费。一位朋友为国内一家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创意、策划了一件每年1000万元、首期三年的大项目，事成之后提出要报酬，竟发生了扯皮不承认的纠纷。一些大企业都缺少知识价值的概念，何况整个社会。

300多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应该说，这是他对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预见和高度概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往往苍白无力；尤其是在“职权经

济”条件下，知识并不代表力量，只有权力才代表力量，故有“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的说法。这也正是历代知识分子热衷于从政的制度原因。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知识的价值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不仅有体制上的缺陷和社会文化陋习的问题，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人力资源管理学家张文贤教授在《知识，怎样才有力量》一文中，重点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并不等于力量。知识蕴含着力量，一旦爆发出来，能够呼风唤雨，排山倒海。但知识成为力量有个转化过程。知识分子善于把知识深化，但不善于把知识转化为力量。”（见《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8年第10期）

我不打算在此用更多的笔墨去论述“知识分子怎样把知识转化为力量”，最好把这个问题留给知识分子自己去思考。但我想在此作如下提示：

其一，在信息不断膨胀的时代，知识的折旧速度越来越快，折旧率越来越高。知识分子一定要不断地加速更新自己的知识。

其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资本化的知识，才能充分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知识分子要善于把自己的知识资本化。

其三，为了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国家要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知识分子也要实施自身的创新工程，尤其是创新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要作实现自身价值的主宰者，而不要老是被动地去等待和乞讨自身的价值。对知识没有力量不要怨天尤人，要多作自我检讨。要加大力度解决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知识新、思维旧，思想解放、行为保守的矛盾现象。

在此笔者毫无训戒和启迪知识分子同仁的意思，因为这也是一种自我总结、自我觉醒和自我要求。愿以此提示与知识界

的朋友们共勉。

要学会、要善于把知识转化为力量，这不仅是知识分子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问题，更是推动知识经济在中国加速发展的大问题。

知识价值充分实现之日，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时。

1999年元月26日于北京

## 前 言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着各种事物，人们前面一无所有……”这是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双城记》开卷第一段的名句，它诉说着一切巨变年代的特性、巨变年代的欢乐和悲歌，巨变是好和坏之间的悬疑不定，也是旧秩序瓦解和新秩序待建过程中的动荡不安。

当又一个千年更替、世纪之交如同岁序转换、除旧布新，步步进逼的时刻：当人们怀着一种欣喜和激动、眺望和祈福、亢奋和憧憬的心境，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际；当我们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为解决几千万人的温饱而痛苦地挣扎，艰难地为实现传统工业化目标而拼命奋斗，并积极构建“希望工程”的时候，知识经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陆中国。知识经济的到来，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人类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知识经济的勃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全新境界，也是人类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全新挑战，对人类，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和陌生的课题，也是人类想要发展就绕不开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研究和解决这一时代课题。

1990年，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的转移》一书中写道：

“知识的变化是引起大规模力量转移的原因或部分原因。当代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崛起，这种体系不再是以肌肉为基础，而是以头脑为基础。”今天，知识在各种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无形资产投资的速度远远高于对有形资产投资的速度，拥有更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能获得更多报酬；知识产业成为市场中的赢家；拥有更高知识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掌握知识就是掌握了进入未来先进社会的入场券。丘吉尔也有一句名言：“我们改变世界的速度总是快过改变自己，因为我们总是把过去的习惯应用于现在。”当今世界某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的“一高两低”、经济持续多年不知疲倦地增长的奇特现象，以及年仅42岁、拥有资产386.6亿美元、美国《时代》周刊上镜率超过美国总统克林顿、三千宠爱集一身、不同肤色男女崇拜的偶像、新世纪经济巨子比尔·盖茨现象，也说明了在10倍速时代，失败和成功都以10倍速的节奏进行。怎样才能避免失败，求得成功？对于任何一个人、组织、企业和国家，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都是竞争成败的关键。

知识经济叩门，挑战大于机遇。再过一年时间，人类便要跨入21世纪门槛。旧世纪的帷幕正缓缓落下，旧秩序的混乱龌龊的荣耀辉煌已成尘封往事；新世纪的晨曲已经奏响，新文明的曙光正冉冉东升。不知是世纪老人的有意安排，还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世纪之交，恰好是两个经济时代的转换期和分水岭，她正向世人昭示：21世纪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纪！

李子卿

于1999年元旦



**顾问：**胡培兆 李晓西

**主编：**李友华

**编委：**马茂洋 王先庆 王豫霞

江 涛 刘 杰 刘向阳

李友华 谷 莉

张北溟 郑如霞 胡若隐

胡裕尚 黄国殊 温至柔

蔡继明 蔡灿辉

责任编辑：邹靖华

责任技编：薛伟民

封面设计：王 越